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0 厘米 × 14 厘米 1 页 32 行

字数：10 万字

印张：5 印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书号：ISBN 7-111-00000-0

定价：10.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 录

- 第 一 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页 四)
- 第 二 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页 四)
- 第 三 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页 五)
- 第 四 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 (页 五)
- 第 五 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页 五)
- 第 六 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 (页 五)
- 第 七 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 (页 五)
- 第 八 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 (页 五)
- 第 九 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 (页 五)
- 第 十 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谆谆 (页 五)
- 第 十 一 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页 五)
- 第 十 二 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页 五)

- 第十三回 留香阁挹香初靥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金瓶梅)
- 第十四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金瓶梅)
- 第十五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金瓶梅)
- 第十六回 痴生钰目
美女倾心 (金瓶梅)
- 第十七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园挹香闹席 (金瓶梅)
- 第十八回 消除夕四人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金瓶梅)
- 第十九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金瓶梅)
-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金瓶梅)
-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金瓶梅)
-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金瓶梅)
-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金瓶梅)
-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金瓶梅)
-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金瓶梅)
-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摇告父母邹姚竭力 (员 苑)
酬媒妁金钮欢心

第二十八回 摇采芹香儒阶初进 (员 象)
赋宜家旧好新婚

梦黄梁演成新说

第一回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璧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而今再睹升平宇，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侬本是多情种，凭谁人一著意评章。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簇，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兢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阁，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诩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祲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

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的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

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谓：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荀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挹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之。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索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觐。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末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窃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

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贱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耳目皆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傲谑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

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校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他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阜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只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

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于是三人偕往。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画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沈沈，蒜垂银线。

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但我家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

又片时，忽听环珮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

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予殷殷垂顾。”搢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穷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烟花，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锡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花前重访艳 第二回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曲，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主意已定，安寝寻梦。

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去，不带僮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适月娥香梦未醒，婢欲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扰他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讫，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

婢见挹香与他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些须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蕙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蕙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蕙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碗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源，未遑造谒。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刍荛，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乏葑菲，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

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于是迤迤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已到汪家。

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

“公子贵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干前生定是姓潘。”

挹香大笑道：“可谓善戏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一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

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予青睬。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唤他出来”四字，甚为踟躇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

于是，引挈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倒也十分幽雅。挈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便进内。挈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道：“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奉与挈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挈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妨，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

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搥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晕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当面美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阁，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谪。年方二九，秌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消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妹，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逊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令蒙郎君垂顾，

红羞翠怯情偏笃，柳傍花随意易痴。

挹香既醉，即偕丽仙进房，四处又观看了一番，然后至内房。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上书“悦目怡情”四字。正欲展开，被丽仙双手夺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丽仙勉强与之。挹香启视之，原来是四幅行乐图儿，上边皆标名色。一曰“戏蝶穿花”，一曰“灵犀射月”，一曰“舞燕归巢”，一曰“傍花随柳”。皆绘得穷工极致，旖旎非凡。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万种温存，乃替卸罗襦，代松香带，道：“醉已极了，玉漏已深，望芳卿伴我睡罢。”丽仙此际半羞半就，任挹香拥入罗帏。正是：

一对鸳鸯春睡去，锦衾罗褥不胜春。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神魂飘荡，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见，都各陈名姓。有说是馆娃宫里来的；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有说是琴心感触，垆边卖酒家来的；有说是采药相逢，马上折桃花的；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琐偷香，分与少年人的；也有说是为雨为云，梦中曾相会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也有说是随侍瑶池，题诗改名姓的；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箫恨无情的；也有说是掌上玉盘，马嵬留不住的。其余的多环佩锵鸣，挨挨挤挤，都说道：“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因参破红尘味，在这里静修的。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言讫各散，弄得挹香心迷神醉，应接不暇。

再行，又见一朱门上有“六朝遗艳”四个金字，乃偕童子人。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挹香才入室，只听得莺声燕语，都道：“有情公子至矣，大家快些相见。”只听得环佩叮当，俱出帟相接，周围侍立，锦簇花团。挹香倒觉不安，因说道：“众芳卿请坐，容拙生金挹香晋谒。”众美又推逊了一回，方才坐了。

挹香便询首位美人，却是钱塘苏小。挹香听了，即出位下拜道：“仆慕芳名久矣。尝读《西湖志》，见芳卿慧心青眼，绮思奇才，周济鲍仁，实巾幗之丈夫，不胜钦佩。自恨予生也晚，不能拜倒妆台，一亲懿教。不料今日相逢，实出于意外也。”小小挽之起道：“贱妾不辰，在昔堕风尘之内。犹幸者怜怜惜惜，未负年华。至于慧眼奇才，妾何敢当耶？”挹香道：“卿之芳名，不惟仆一人钦羨，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倘今日遇之，我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言毕又问其次，恰又是虎阜真娘，挹香亦下拜道：“仆慕卿卿，阅时已久，曾在墓上几度歔歔，所以‘慕真’二字亦为卿而得。今者邂逅相逢，岂非天作之合耶？”真娘道：“君之钟惜，妾素深喻。前蒙冢上题诗，有‘新诗空吊落花灵’之句，妾尝传诵不忘，今日之会，亦天意也。”挹香又与薛涛、关盼盼、马湘兰等叙谈。良久，童子促之行，挹香道：“我不返矣。我今在众香国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亦奚必再思别往。”真娘笑道：“君日后名花相伴，正有一番风流佳话，毋愚快行。”挹香不觉凄然泪下，然后分别。

又随童子前行，回廊曲折，迤迤而来，至一处，上悬“薄命司”三字。挹香訝道：“薄命司乃《红楼梦》中黛玉等之仙居，缘何也在这里？”迳入，见数美嘻笑，聚作一团，在内作扑蝶会。爰询童子，童子指着道：“此即宝钗、晴雯、湘云等也。”挹香叹曰：“原来才女性情，阴阳一例，生前如此，死后仍不改此风雅。”入内四面观看，见左边另有朱门，铜环紧闭，上面亦有一额，曰“绛珠宫”。挹香暗忖道：